

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生命化研究范式

何劲鹏, 姜立嘉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薄弱和本土化情境的缺失, 诸多范式的相互排斥与无端争执, 必要范式互补与补偿措施的欠缺, 已经严重阻碍了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健康发展。从生命化角度解读体育课程研究的起点和逻辑原点的问题, 回答现行体育课程存在的问题。认为遵循生命教育观, 还原体育的原本面貌, 采取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补的生命化研究范式, 为人的生命而存在必将成为今后体育课程研究的价值追求。

关 键 词: 体育课程; 生命化;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3-0058-03

Norm of study of life embodi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HE Jin-peng, JIANG Li-jia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Life in the area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mbodies an extremely complicated 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and mind as well as between the soul and spirit.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weak self-awareness, the lack of localized features, mutual exclusion and reasonless dispute between various norms, and the lack of necessary norm complementation and compensation measures,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ba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mbodiment, the authors interpreted issues about the research origin and logic origi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gave realistic answers to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authors considered that following the view of life education, restoring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following the norm of study of life embodiment by combining sciences with humanities and by focusing on the complementation of tool reason and value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life of human beings, will inevitably become the value pursuit for the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life embodiment; norm of study

范式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遵循的理论信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和技术手段的总和, 为某一专业领域研究群体提供一种理论参照体系, 并深刻地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和操作策略。从学科发展角度看, 研究范式属于方法论问题, 它既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 又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对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 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 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向情景化的教

育意义的转换, 即由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课程开发模式”走向多元文本的“课程理解范式”, 这种“范式转换”使教育研究走出应用学科的狭隘视域, 把“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引导至多元的、复杂的、不确定性的课程研究系统之中, 并开始运用多学科的话语来解读课程的意义。本文分析了体育课程研究范式的不足, 并提出体育课程研究的价值追求。

1 研究范式中自我意识薄弱与本土化情境缺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学界一直“被‘苏联范式’和‘西方范式’长期困扰,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教育学范式”^[1],而纵观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总体发展历程,也无不类似地在用西方范式和苏联范式作为界定和评价的理论依据和标准,从苏联范式的“劳卫制”的“三基”模式,改革开放后的体质教育和近些年来的“建构主义”的自主——合作——探究模式等等,体育课程改革无不表现出盲目趋附外国,单纯地吸收和模仿,照抄照搬,在建构和规划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目标、内容和实施过程中迷失了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因此课程论学者钟启泉认为课程改革“对于我们来说,缺的不是信息、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方式的变革”^[2]。研究范式就似一个探路者的指南针和地图一样,一个失灵的指南针和毫无相干的地图往往会误导探路者,而迷失的研究范式往往只能引导课程研究者们消除课程某一局部病症而不是消除病因。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在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薄弱和本土化情境的缺失,已经严重阻碍了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健康发展。

2 研究范式的相互排斥与无端争执

体育课程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课程,研究往往多借助于其它学科理论,因此课程体系的构建就必须有明确的科学研究范式作指导。然而无论传统的课程体系,还是现代意义上的课程研究体系(包括体育课程本质、功能、价值、课程目标制定、课程实施方法与控制、课程评价等基本内容),都无不借助哲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来“插足”体育课程研究,而在诸多研究范式之中,以决定论和确定性思维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一直统治着体育课程理论和实践研究,至今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利用各种理论借口和操作性难题化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课程体系严重忽视了身与心、魂与魄的完整发展,导致体育课程深陷于“重身与魄”而轻“心与魂”的教育漩涡之中,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竞争与对抗过程中的能量不断消退,并不断丧失了体育课程研究的话语权,于是,个体的自然生命、价值生命在与应试教育的对抗中也节节败退,学生体质健康出现了持续20年的下降,意志品质和人格个性也在不同程度退弱。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力图用科学理性的分解式思维来寻求体育与体质、健康之间的因果律,从而构建静态的增强体质方案,但事实上,体育的健、美、乐的生命活力在实证主义范式的垄断下消失殆尽,体育课

的“生命性”学科属性被现实否定,体育本源的人文社会属性被无情忽视,增强体质和促进健康成了体育课程研究的“潘多拉”神盒,那么中国当代体育课程改革是否应该跨越“自然生物观”语境?人们是否还需要继续追问促进健康、增强体质的价值何在、意义何在?体育课程研究者们是否应该用一份价值理性来审视我们的体育课程呢?追根溯源,从体育学学科来源和特征上看,体育学主要源于前苏联范式下生物学基础,加之近些年来的“建构主义”的心理学基础导向,因此体育课程研究者也常常在潜意识中把生物学和心理学有关结论应用到体育课程标准之中,并“习得”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体育课教案设计中课的密度、内容安排已经精确到零点几秒的程度,完全用对“物的逻辑”方法来开展体育教学,从而丧失了“人的逻辑”,导致了体育课程的人文与文化危机,也难怪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厌学”与“逃学”。普朗克曾经说过:“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为单独的部分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3],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解释、理解和构建体育课程的唯一范式,体育课程的人文危机和文化危机正昭示了人文主义生命化研究范式的勃发。

而针对目前的排斥和争执,我们认为,由于体育课程研究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的差异,致使他们关于体育课程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常处于互相对立和排斥的状态,在诸多研究范式之间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实践检验就在理论上加以打倒和推翻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对体育课程的人文主义方面的“质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体育课程研究者的关注、接受和应用。

3 生命化研究范式对体育课程身心魂魄关系的应答

“生命”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概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往往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解释和厘定,使得这一概念既充满张力又富有弹性,“生命的要义在于把复杂世界的表面看来互不相干的事物用某种意义的网络连接起来”^[4],把课程内各要素之间有机整合起来,把身与心、魂与魄网络起来,以迸发体育课程的活力,因此生命这一概念为体育课程研究展示了可供探讨的广阔空间。

体育是人类适应性生存的必要手段和结果。体育作为生命的手段,是围绕人的生存目的而展开的,人的适应性生存依赖于人的创造性能力,而人的发展不确定性则是决定创造品质的必要条件。人作为地球生命中复杂性系统,人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存在,更是社

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因此体育课程研究不仅要高度关注人的自然属性,更要重视人的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

体育课程目标本质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身心兼修。体育课程作为以人为核心的“复杂性”身与心的教育活动,必须要充分尊重生命系统内各要素活力,而其中课程价值取向是任何教育形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完全“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下的体育课程改革是不存在的。体育是人的体育,是对个体生命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三重作用,包含着人的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指出:“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不是工业”,如果说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所利用的手段,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据,那么“身”与“魄”就是个体生命安身的载体,“心”和“魂”就是个体生命立命的根本。

人的健康生命是体育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从课程层面彰显体育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是时代赋予体育课程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鲜明地表达了教育以人为出发点的立场和方法,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体育课程生命化构建是对体育课程进行的价值性透视,阐述体育课程的生命价值取向,探索体育对学生个体生命健康、完整、自由发展的课程效应,也是体育课程生命力的具体体现;其次从社会遗传这一特定视角看,体育课程是社会精神文化的基因体,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将“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身体教育活动;是学生受教育年限最长的教育方式,因此任何一种范式无端统治课程研究,或者是研究范式的相互排斥和学术争吵,都将导致体育课程本身出现功能性缺陷或机能失调,并引发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不良反应,而这种不良反应是否昭示了新的范式出现。

生命价值追求成为课程研究的共同语境。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生命化研究范式按照人的生命发展的规律和社会需求,强调把学生的生命作为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重新审视体育课程的现有形态,揭示现行体育课程研究范式的某些局限性,改变以学科本位的体育课程观,探寻体育课程的生命意义,视学科知识为学生个体生命健康发展服务的原料,以培养学生珍视生命,构建健全的人格,充分开发人的生命潜能、增强体质、延长生命健康时间、提高生命质量和终身幸福为目标,回归生活世界,重视学生的生

命体验,让学生的运动技术技能学习回归生活世界,并能够在规训与教化之中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的人,从而构建生命化体育课程图式。焕发体育课程的生命力。

4 范式互补与补偿措施

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所利用的手段,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据,两种理性之间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把握课程的方式是不可或缺的。但问题的关键如果工具理性过度泛滥而演变为工具理性主义,那么以确定性构件的体育课程就必然忽视个体生命活力的开发与培养,导致以生命的服从和秩序来排斥生命的超越性和随机性,从而造成体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偏失性指导,丧失了体育的生命价值,因此体育课程如何跳出围绕改造“自然属性”的工具理性片面研究范式,在细致的逻辑推理中确证体育课程的价值理性与生命意义,在我国城乡、发达与落后、沿海与内地、贫与富等差异中,继而在“亿万青少年阳光工程”中采取一定补偿性措施,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之间达成符合中国本土化情境的体育课程标准,乃是生命化研究范式的根本立场和目标。

由此我们认为:遵循生命教育观,还原体育的原本面貌,走科学与人文相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补的生命化研究范式,为人的生命而存在必将成为今后体育课程研究的价值追求。当然目前体育课程研究要摆脱旧的范式,突破工具理性主义的重围并构建一种价值理性,达成科学人文主义生命化研究范式,还决不是朝夕之间指日可待的事情,在教育期待和教育现实之间除了不懈努力和时间检验,我们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 [1] 柳海民,林丹.困境与突破:论中国教育学的范式[J].新华文摘,2007(16):109.
- [2] 赵小雅对话钟启泉教授:义无反顾奏响课程改革进行曲[N].中国教育报,2006-12-15(5).
- [3]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233.
- [4] 倪胜利.大德曰生——教育世界的生命原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7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编辑:李寿荣]